

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記事

共同上升

李根紅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共 同 上 昇

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記事

李根紅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·二·鄭州

共同上昇

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記事

李根紅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鄭州市行政區總五路

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河南省第一印刷廠印刷

開封市雙龍巷87號

書號(計)165

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——第一次印刷

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

印張 1 $\frac{1}{32}$

字數 24,000 字

印數 1—5,126 冊

定價 1,360 元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登新出字第貳號

天沒有亮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鐘聲，便急促地響起來。

富財叔把鐘敲過了，催明鷄才叫頭遍。

富財叔是個六十歲的老社員，幹不了過重的營生，社裏分配給他打鐘和放羊的活。年老瞌睡稀，他成了社裏的起床鐘。

如今，清明節早過啦。地裏麥苗長的理住了老鴿，綠油油的怪喜人。富財叔是做莊稼的老行手，他眼見地裏麥起身啦，鐘敲的也更「叫板」啦。

社長賀新智和幾個棒實社員，扛上明閃閃的鋤頭，往下河灘鋤麥去了。富財叔打響鞭子，把羊羣趕上西坡。這時，倉子娘被崖頭上的麻雀吵醒，她推開窗門，走到鷄窩邊，放出鷄羣，叫滿院子尋食吃。

倉子嫂聽見婆婆的窗門響了，她連忙翻身起來，理了理頭髮，用沾濕的手巾擦擦臉，然後輕輕拉開門栓走出來，坐在窗前被棚下的蒲團上，做起花布衫子來了。

北方的密洞，冬暖夏涼。倉子娶媳婦還不滿三年，風門和窗櫺上，貼得淨是紅紅綠綠的窗花。密裏很豁亮，過春節時貼的年畫，顏色還挺新鮮。倉子披着件乾乾淨淨的黑

夾褂，搭拉着頭呆坐在熱坑頭上想心事。

「眼看日頭都快冒紅啦，怎麼還不見倉子去地幹活？」娘用手扶住風門，回頭對媳婦嘮叨着說。

婆婆的話消着了媳婦，媳婦不能不說話：「娘，俺不是沒叫他下地。竈窗上還黑糊糊的，一聽着打鐘，他就爬起來了，可是不下地去，兩手抱住頭，坐在坑上，半天不吭氣；跟腳社長到窗外喊了幾聲，還是一點不動勢。」

這時，從竈馬眼裏射進一縷亮光，恰巧照到倉子滿是愁雲的臉上。

「倉子本是個勤快手，今天不知咋又犯着馬神爺啦！」當娘的摸不透兒子的心思。媳婦聽了婆婆的話，心裏不管是啥滋味，都不好搭腔。

娘和媳婦說的話，倉子全聽見了，他見娘進竈來，沒有吭聲，忽地跳下坑來，臉也不洗，從門角撈起一把鋤，下地鋤麥去了。媳婦包個饅，也遞不到手裏。娘又疼又氣地說：「看你這個牛犢子！」

倉子一拔腿就出來了，但到了田野却走得那麼慢；在路上，他搭眼看着自個的五畝老灘地，雖然犁掉了地界，跟社裏的地連成了一片，可是，地邊的幾棵桃樹並沒有入社。如今桃花早謝了，葉子綠生生的，不用費多大勁，就能吃現成的桃子；這幾棵樹上結的桃子成熟透時，又紅又大，真是「咬一口，流一手」的水蜜桃。

一行綠密密的桃樹，逗引着倉子的心。他想：只要有這幾棵「搖錢樹」，就是社裏

分紅少，自己也算有個底啦；趕六月桃子一熟，摘下來一賣，不馬上就是錢嗎？

倉子正想得出神的當兒，忽然聽到小照喊道：「倉子！是天陰啦，你今格沒看見太陽出來？」

社長智新智和小照一路，一聽小照又是這種話頭，便連忙用緩和的口氣向倉子打招呼：「日頭一出來，露水就下去啦，地皮溼潤潤的，鋤着可美哩！快來鋤吧，倉子！」原先倉子聽了小照的二話，正要冒火哩，但叫社長一「合美」，不好再發作，只是滿心窩火地說：「哼，論政治咱不行，可是講要鋤頭嘍，咱們可以比試比試！」說罷，直瞪着小照從他身邊走過去。

綠油油的麥苗兒，迎風擺動着。大夥邊鋤邊唱，幹得那麼痛快。倉子的鋤頭也隨着大夥的鋤頭一起一落，只是悶黝黝地不吭聲，心裏老覺着有個解不開的疙瘩。

二

桃紅柳綠一條川，蘆村鄉是個好地方。

下晌的人，一聽見串鈴響，都知道是富財叔放羊回來了。他的羊羣裏餵了一條黃狗，清脆的串鈴是從黃狗的脖子上發出的。富財叔常常抽着旱烟，鬍子一嘖一嘖地，笑

眯着眼睛對人說：「狗是狼的舅，羊羣裏有狗就不怕狼。」這回跟往常一樣，富財叔把吃得他墩墩的羊羣趕回社時，一手搖着鞭子，另一隻胳膊挎了滿滿一籬筐糞。小娃娃們看見了，便跑過來奶聲奶氣地問富財老爺爺：「爺爺，帶啥好東西回來啦？……」而他真像趕集回來的老爺爺一樣，帶着滿臉慈祥的笑紋說：「頂好的禮物，你們最喜歡吃的油糕和油饅。」這確實是他的真心話。富財叔可真正把糞糞當油糕，把牛糞當油饅，他天天把這些好東西拾回來，小心地倒在社裏的糞堆上，再讓社員套上大車拉到麥田裏。

社長和小照一夥，從地裏回來，把鋤頭擦乾淨。吃罷了早飯，按照社裏的分工：餵牲口的餵牲口，修理農具的修理農具，反正是放下扁担掂起桶，都是忙得一身不開。

倉子不是這樣。他的鋤頭好比從泥沼裏拔出來的腳，連擦也不擦，往窖門口一擡，媳婦忙端上熱騰騰的飯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拿起一個新蒸的大饅，接連咬了幾口，心裏直覺得不是味，忽然停了下來，看着手裏黃白兩摻的饅饅，自問自地尋思道：「等麥收罷，分了紅，像這樣的饅饅能吃上嘴？……咱的地寬綽，人力少，社裏那一夥翻身漢，還能不沾俺的便宜？……」

「趁着饅饅熱熱的，還不快吃！在那發啥楞哩？」看兒子不好好吃飯，娘體貼地說。

「噫，不是正吃着哩！」

倉子吃罷飯，慢吞吞地走進窖內，獨自坐在炕沿上，掏出烟袋裝上烟，抽得滿窖霧

騰騰的；接着思謀一陣，「光光」敲敲烟鍋子，好像背着誰發牢騷似地說：「嘿，合作社，還不是貧農社？」他皺起眉頭，朝門外掃了一眼，又說下去：「嘿，張口閉口啥集體利益，還不是腦上畫馬不能騎！」

「倉子！你不舒服哩？」社長賀新智一腳踏進密門，見倉子執拗地坐着，關心地說，「還是叫小照到鄉衛生站，請個醫生瞧瞧吧！」

「不用，社長！」倉子一聽小照的名字，心裏就有點不痛快。他心想：「本來也沒病，就是有病也勞不起小照。」

社長伸出粗壯的手，摸了摸倉子的額頭，才知道他沒啥病，要有病，那是思想上的病。於是他就有意地說：「人是鐵心是鋼，咱們有鋼可要使到刀刃上呵！」

倉子沒有說話。他站起來想送社長走，可是賀新智在轉身要走時，又忽然假近倉子的身邊親切地說：「倉子，你對咱們合作社有啥意見？」他眼睛閃着亮光，滿懷信心地接下去說：「這是毛主席指出的新道路，叫咱們步步往前奔，家家過好日子，誰也不剝削誰，一直奔到社會主義的好光景！」

「這很好，」倉子嘴不對心地說，「大家都『集體』啦，俺還有啥意見呢！」

社長捉摸倉子的話，知道他心裏的疙瘩還沒解開，因此臨出門時說道：「你要有意見就擺到桌面上，可千萬別窩在心裏啊！」

倉子看社長剛剛走出街門，他不禁又皺了皺眉頭，流露出抱怨的神情，想道：「掏

出良心說，老賀真是個好社長，俺也真願跟着他幹活；……可就是小照那幾個東西，總是喜歡大灘泥，好像只興你幹着幹活，不興你提起『工票』的事兒！說不定俺那五畝老灘地，也會叫這幫人給『漫灘』了的。」

臉是心的鏡子。倉子一想到這些，心裏像點着了火，臉馬上陰了。他跟發誓一樣說：「合作社再好，俺也吃不上這個盤裏的櫻桃。」

三

太陽稍一偏西，下地的鐘聲又響了。

後半晌，社長按勢力的強弱和技術的高低把大家分成兩組；大幫人還繼續投入麥田管理工作，另外分出幾個有技術的「全勞動」套上新式步犁去春耕。

小照一夥去鋤地了。賀新智和張吉娃是生產能手，春耕、春播工作是離不開的。但原來分配倉子鋤地的活，倉子不樂意去，跑去找社長說二話：「瞧不起咱這個沒有技術的社員唄，把老婆閨女們都能幹的活往咱頭上按。」老賀知道他今格的情緒又不高，因此跟大夥商量商量，還是依了他。只是小照幾個小夥子，看不慣這些，他們攆上鋤朝麥田走着，嘴裏不服氣的說：「哼，雞蛋裏挑骨頭哩！」

社裏兩根犁下地了，有的拉騾子，有的扛轆，倉子搶着扛了一張紅丹丹的新式步犁。

兩頭絳紫色的大騾子，高昂着頭走在前面，倉子扛上新式步犁緊跟着。新式步犁是紅把把，紅犁轅，怪引人愛哩！蘆村川過路的人，都笑嘻嘻地指劃着，十分眼氣合作社這滾瓜溜圓的騾子，和這張紅鮮鮮的新式步犁。

走到一塊平展展的地邊了，人畜都停下來，賀新智把烟袋放到一邊，忙着套牲口和犁。倉子不用說也來插手，但他使慣了舊式犁，因此，他擺弄了半天，熱得滿頭汗珠，還是按不好這新式步犁。

賀新智按好了一張，讓張吉娃扶上已經犁開了。他看到倉子人畜不前，不知道是什麼疙瘩解不開了，走到跟前仔細檢查一下，發現導輪放得太低，就把導輪柄往上移了移，叫倉子扶上犁走。果然，耕得比剛才深了，犁也穩了。

兩根犁都發動了。老賀看着一個犁在前，一個犁在後，新翻起的泥土又鬆又勻，他搭眼看了看，頂少也有八寸深。這時老賀心裏高興了，嘴裏含着小烟袋，朝天冒出一股白烟。……他站到地邊喊叫富財叔，叫他從河灘的草地上拉來一頭牛，然後套上轆，開始轆地了，他把新翻的犁溝，轆得平展展的。

絳紫色的大騾子，套上紅丹丹的新式步犁，拉起來又輕又快。倉子心裏一高興，不覺地哼了幾句梆子「花木蘭」。他是個梆子戲迷，好學常香玉的唱腔。但不管槩子捏得再

緊，聽來總是粗聲野氣的。當他唱得正如意的時候，佻皮的騾子越走越不順趟，惹得他一肚子煩躁，梆子也不唱了。拿起鞭子把騾子抽得飛跑，不一會兒全身像水洗了一樣。其實，這樣一摸手高的大騾子，新式步犁是不够拉的；犁前面有個輪輪，牲口拉上比老犁還輕，人扶着也省勁。誰知倉子咋搞的，把牲口抽得渾身是水，人也趕得喘不過氣來。

賀新智在一旁攔地，看見倉子揚起鞭子，在騾子身上拚命亂抽，實在心疼，他連忙把攔地的活交給富財叔，跑到倉子的面前說道：「倉子！你對騾子怎麼這樣打法？」

「怎麼打法？誰犁地還不拿鞭子趕趕牲口！」倉子頂了一句，鞭梢纏到騾子尾巴上了。

這時，正接過套繩攔地的富財叔，也實在忍受不住了，他驟起鬍子放高嗓子說：「哼，你這個麥稽火脾氣，這樣打合作社的騾子，就一點不覺得心疼嗎？……」

賀新智彎腰一看，導輪的螺絲鬆了，他從口袋裏掏出扳子，把螺絲擰緊，然後直起腰來，顯然以社長的責任感，緩和了口氣對倉子諄諄說道：「你使新農具，顯手生些，有毛病了招呼一下，不要拿牲口撒氣。對啞吧畜牲，你這樣打法，牠也不會說話呀！」

接着更親切地說：「你不知道牲口就是咱合作社的命根子？誰都要經心愛惜着使喚。要是把牠『折騰』壞了，還不是要把戲的人把猴子牽了，還幹啥營生？」

倉子叫社長說得抬不起頭來，他也想到自個單幹時，對自個餓的那頭灰毛驢，黑夜

守着添草倒料，白天送糞轉來都捨不得騎，但今格怎興這樣抽打社裏的騾子！

最後，賀新智又對他說：「要不，那你去替富財叔耨地，俺來犁地好不好？」

倉子聽了社長的話，不自主地臉一紅，兩道濃眉下的眼睛閃了閃說：「還是叫俺犁吧！」

兩犍犂和一張耨，沒有費多大勁兒，六、七畝地起太陽剛壓山就犁完了，單等播種穀子啦。這時，鋤地的一幫人也下晌啦，他們哼着小曲又說又笑的走過來，吉娃和倉子把牲口卸下來，放在一旁吃草。社長把大夥喚來，湊在地頭王領導着評開工了。

一提起「評工」，倉子的眉頭又鎖住了，自對自的說：「這還像個辦社的樣兒！」但他的心一沉，又想：可誰也沒有鑽到誰肚子裏看看，大夥真的能把工評得一清二白嗎？

合作社評分的標準是「按勞計酬」，所採取的辦法有「死分活記」、「按件記分」和「包工」三種。倉子使用新農具的技術雖然差點，但他有生產經驗，今年二十多歲，勞動力正強，因此經過大家評定，他的底分也是十分，所有以前的工都結算出來了。可是今天一整天，倉子只幹了一晌半，早晨只是半晌，中午是「空白」，下午算一晌，結果大夥給他評了個六分。原因是中午的晌短，評六分是頂公平合理啦。全社除過倉子以外，差不多都得了足分。就連不滿二十歲的小照，還得了個九分。張吉娃和富財叔的勞動態度好，早出晌，晚下晌，大夥不但給他評個足分，另外還外加半分，表示獎勵。

評的結果，社員們都十分滿意。富財叔高興的說：「真是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的！」只有倉子心裏不大美氣。

四

在四月的一天傍晚。

合作社的辦公室裏，點着一盞煤油燈，照得滿屋亮堂堂的。與其說是辦公室，不如叫做辦公密更恰當些。它是一座高大亮堂的竈洞，白粉牆上貼滿了各色各樣的掛圖：有關於豐產經驗的介紹，也有防止病蟲害的良法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米邱林的蘋果，和蘇聯集體農莊的拖拉機。有的社員曾經說：「一看到這個『大鐵牛』，全身都有了生產勁頭啦！」的確，這個辦公密的用處可真不小，除過開個會啦，記個賬啦，就是連夜校和俱樂部，也叫它全管啦！

今晚開的是黨、團員會議。賀新智在家裏剛剛放下碗筷，正要往辦公室來時，他兩歲多的孩子豐收，緊抱着他的腿也要跟着來要，但他怕因小孩子吵鬧，影響了嚴肅的政治生活，把小小的豐收抱在懷裏哄了一會，遞給他媽，他就三步併兩步的來。一推開竈門，看見吉娃同志，和青年團員小照、巧蘭……都早來了。密裏空氣很是融洽，黨

團員在一塊兒有說有笑，真是比親兄弟都親熱。

賀新智身上穿件黑夾褂，裏面套着雪白的布衫，還繫了一條藍腰帶，興致勃勃地走到辦公桌前。他那紫紅色的臉膛，叫光亮的煤油燈光一耀，更顯得純樸了；舒展的兩道濃眉下，一對有神的眼睛輕輕一掃，忙親熱地向大家問好：「同志們！都早來啦！」

「俺們都在等着你呢！」大夥快活地應了一聲。

賀新智是黨支部書記，吉娃是生產委員，他倆早就把開會的內容研究妥實了。賀新智一宣佈：「同志們，咱們開會吧！」會場的空氣頓時嚴肅起來，幾個嬉鬧的女團員，也都聚精會神地聽着。老賀一開腔老是這兩句：「農業合作社是火車頭，黨團員是生產戰線上的先鋒！」因為他說得習慣了，大家也就不覺得新鮮啦。記得去年他從省裏參加勞模大會回來，在對社員作傳達報告時，開頭這麼一說，把大夥都弄愣了，有人還說他學了首長的派頭。後來大夥真的領會了這兩句話的意思，也就不覺得好笑了。因為大夥都摸老賀的底，他是窮家出身，扛過十八年長工，沒進過學堂的門；如今對文化學習挺積極，學會了速成識字法，不光能看懂「河南大衆報」和「河南日報」，還能親筆給志願軍寫信哩！

不管啥時候開會，他總是把生產擺在前頭：「眼看小麥就快吐穗、揚花、灌漿啦，咱們還要繼續努力加強麥田的管理工作，一定要保證麥苗長得精壯，地裏沒有一根草；並且注意防止自然災害，爭取小麥豐收！小麥如果得到豐收，咱們社的根子才算扎穩。

啦。每個黨員、團員同志，都要真正帶動全體男女社員積極生產，爲國家增產更多的糧食，支援大規模的工業建設，提早奔到社會主義社會！……」

老賀同志的每一句話，都打動了每個人的心。大家立刻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和光榮。這時窗裏的燈光似乎顯得更明亮了，同志們的目光緊緊交織在一起。

在老賀同志誠懇的眼光裏，充滿了生氣和力量，他深深注視了大家一下，最後提到團結問題。他特別加重語氣說：「咱們的合作社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，更要顯示它的優越性；咱們黨團員和全體社員，應該團結得像一家人。只有真正起到火車頭的作用，才能帶動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。」

一提到團結問題，小照的臉「唰啦」一下紅了。生產委員張吉娃思摸了一下說：「老賀同志每次開會都提到總路線和增強團結的問題，大伙要是沒有集體主義的勁頭，將來怎樣使用機器生產呢？特別是咱們青年團員同志，要跟團外的青年社員真正團結得像一個人。」他嚴肅地看了小照一眼，接着又說：「好比小照同志對倉子的態度，是會影響團結的。」

煤油燈輕輕打個撲閃，小照的心動了動，臉紅到耳根子。

「俺接受吉娃同志的批評，」小照爽朗地說，「可在今天會上，得要掏出良心說實話，俺看倉子是腳踩兩隻船，私心老是不退！他前怕狼後怕虎，處處怕吃虧！」

賀新智聽了小照的話，覺得倒很坦白，只是還有些不對頭的地方。因此他接着說：

「咱們辦社的目的，就是要走大家富裕的道路，本來就不該叫誰吃虧！倉子也許思想不夠穩當，那是他還沒有親身體會到入社的好處；等麥收罷，社裏分了紅，他的心就會踏實的！」

「嘿！說不定不等小麥吐穗，倉子興許會『單蹦』哩！」小照冒冒失失說了這樣一句。

湊巧，就在這個骨節眼上，倉子來到辦公室的門外。他以為是開社員會，正要推門進來，冷不防叫小照迎面冒了一炮！

倉子的心像箭穿似的難受，他氣得全身發抖，兩眼冒出了火星。他把帽子往後腰勾上一推，馬上要闖進室去，跟小照蠻幹一場。但他一尋思，便把伸出的腿縮了回來，心裏狠狠地罵着小照：「你他媽的是——心坎兒掛皂離，多勞（撈）你這份心！」又下了下決心說：「說退社就退社，俺不退社便宜了你！」倉子握緊手上的烟袋，搖搖幌幌地回家去了。

「單幹戶咋樣？……」賀新智全然不知道室外的事情，依然在耐心地說服小照，「先頭咱們有的社員對單幹戶，不但沒有做到耐心幫助，有時還看不起人家，這就好比咱們把地荒了一樣，是完全不應該的。說到對待倉子，更需要耐心幫助，他雖是隨大流入社的，但既入了社，就說明他還是願意走新道路的！」

老賀的話音剛落，小照沒有開口，吉娃又作了補充，他說：「組織起來，是毛主席

辦召的，要是團結不住中農，錯準是錯在咱們的辦法上。再說，咱們辦社還沒有經驗，北方對評工記分的制度也不健全，這就更應多聽取羣衆的意見，摸清倉子的心底才行！」

會開到這兒，老賀提出要結束了，他怕開得過晚了，影響明清早幹活。經過新智和吉娃同志一陣說服後，小照的看法顯然有了改變，最後他誠懇地檢討自己：「沒有盡到團員的責任！」

五

會散了，村裏風平浪靜，只聽見牲口棚裏騾子吃草的聲音，乾草的香味是那麼大。富財叔坐在一旁的牛車上，「巴噠巴噠」地在抽旱烟，時不時冒着火星星。車輪邊臥着他餵的那條黃狗。伏牛山頭的月亮，像水一樣的明淨，照着美麗的蘆村川。

「富財叔，你還沒進窩睡覺？」賀新智開心地問着老漢。

「上歲數的人啦，哪有那么多的瞌睡，俺在看騾子是不是好好吃草，還怕那幾個小羊羔子跳出羊圈，叫狼給吃掉哩！」

賀新智捨不得離開富財叔，他帶着敬意勸說道：「不是有值班的社員嗎？你辛苦了，一天，還是早些去歇吧，明早還得放羊哩！」